

受害者

过去很多年，我都觉得我是个好人。

直到我被查出得了尿毒症，肾衰竭晚期，需要换肾。

等肾是要排队的，我怕等不到，怕我的囡囡没人照顾，居然算起另一个人的肾。

如此无耻，如此龌龊……

=====

我是个单亲妈妈。

孩子 5 岁时，我和孩子爸离婚了。

对外的原因是，两地分居，三观不合；实际原因是，他在外面有人，而且那个女人怀孕了。

他说，我比那个女人坚强，我能照顾好自己和孩子，而那个女人，没了他活不下去；

他说，那个女人把最好的年华给了他，他不能辜负；

他说，廖静，你成全我吧！

我虽然不明白，为什么我陪他创业的青春不是最好的年华，为什么别人不能辜负，我可以辜负，但我成全了他。

孩子归我，房子归我，车子归他，他每个月给我 1000 元孩子的生活费。

1

1000 元。

我们虽然是三线城市，但我带着孩子在外面随随便便打一顿牙祭就要一两百，1000 元真心不算什么。

孩子的开销，主要靠我。

吃穿住行，再加学习，玩耍，兴趣班，每一样都是钱……

我几乎是玩命的工作，就盼着每个月绩效考核得个 S，工资能多 500 元；

除此外，我在外面还兼了一份工作，给网站做图。

每天晚上，孩子做作业，我就画图；等她睡了，我继续加班……
每天早上在头痛欲裂中起床，整天靠浓咖啡撑着。

有的时候，我也会想：如果不那么能干，如果小鸟依人一点，是不是男人就会多疼爱一点？至少生活费多给一点？

当然，这是空想。

我很清楚，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我甚至在五年前，孩子刚 3 岁时，就给自己买了重疾。

只是我没想到，真的有一天会用上。

2

那天出差回来，在机场。

我先是头痛，没太在意，长期熬夜，头晕头痛是家常便饭，后来，在等出租车的地方，我竟然晕倒了，还是机场工作人员把我送到医院。

医生给我做检查，我心疼得不得了，查血，查尿，心电图，B 超，CT……每一项检查，都是钱！

而最后的结果，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尿毒症！

尿毒症也是肾衰竭晚期，意味着两边肾都坏了，若不及时治疗，离死亡不远。

「我明明是头痛，怎么可能肾坏了？报告肯定弄错了！」我不愿相信。

医生给我解释了很久，他把一叠化验单报告单捏在手上，把各项指标一个个拿出来给我分析。

说实话，他说了什么，我听得不太懂。

我心里就两件事：

第一，还能救吗？得用多少钱？

第二，我若死了，女儿怎么办？

我先给孩子爸打了个电话，孩子爸第一反应是：

「廖静，你不至于吧？你身体壮得像头牛，怎么可能生病？想要生活费就直说，呵，玩这种把戏……」

我才知道，在他眼里，我是钢铁侠本侠，不会累不会病。

我平静的说真的病了，再把报告单拍照发给他，他这才相信。

然而——

他相信的结果是大倒苦水，说他养儿子太花钱，没钱给我……

最多 2 万！

整个过程，他完全没提我们的孩子怎么办。

生病期间，我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照顾和辅导孩子，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，收入必定大不如前，孩子怎么办？

我若走了，孩子怎么办？

若换做以前，我早把电话摔了，什么狼心狗肺的东西？

可现在不行，我让他微信转账给我，2 万就 2 万，总比没有好！

3

那天起，我开始一周一次的血液透析，每次 4 个多小时。

先把血液引流到透析器里，然后清除血液里面的毒素和废物，最后将清洁后的血液重新引流回体内。

说白了，就是用仪器代替肾功能。

人的心态很奇怪，以前不知道患病的时候，我每天虽然很累很困，虽然头痛，但为了赚钱，依然像打了鸡血一样。

如今，整个人委顿下来。

从前没注意的症状，一个个显现出来：厌食，全身乏力，面色泛黄，小便减少，甚至全身轻微浮肿。

有的时候照镜子，我也会怀疑人生：活成这样，还不如死了算了……

「妈妈，我怕！」女儿经常扑到我怀里，小脑袋蹭来蹭去，一个劲儿吸鼻子。

我知道她在哭，她怕我死。

这个年纪的小朋友，对生死已经有了概念。

每每这时，我都会挥舞着拳头：「囡囡别怕，妈妈一定会打败大怪兽！」

因为生病的缘故，我爸妈过来帮忙，我妈看见我就会唠叨：

「给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熬夜，不要熬夜，你就是不听！这病肯定是因为熬夜！」

「那些钱挣了做什么？最后还不是全部给医院了！」

「宋峰那个混蛋，你这么严重的病，他连看一眼都没有，孩子也不管，都怪那个狐狸精！你当初找对象就没长眼睛！」……

我妈每次说着说着就哭，抱怨我不听话，到最后，我还得安慰她。

讲真，我也挺烦的。

我已经够惨了，为什么还要天天被抱怨？

每次被她抱怨完，我都有种生无可恋的感觉，只是，不能死！

如果死了，孩子就完了！

4

我查过资料，国内透析阶段的尿毒症患者，平均能活 5-8 年。

我才 34 岁，就算再加 8 年，也不过 42，我想陪着女儿长大，想看着她考上大学，还想看着她结婚……

我有医保，能报一部分，还有一份 30 万保额的重疾，实在不行了，还有套房子。

只要能排到肾源，我就能恢复健康！

我得振作起来！

医生说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尽量考虑肾脏移植，这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手段。

只是——

肾源短缺，排队的人很多。

我就算现在开始排队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排得上。

国内器官捐赠的人很少，大多数器官移植手术，器官来自亲人捐赠。

我爸妈年纪已高，医生虽然不建议器官捐赠，但他们坚持去查了肾脏的匹配度，并不匹配。

我妈虽然唠叨，但她也是真的爱我，且和天下所有母亲一样，有伟大的奉献精神，情愿自己死，也不愿女儿死。

我妈说，她去问问家里其他亲戚，求他们都去查下匹配度。

我个人觉得有点强人所难了，万一匹配上了怎么办？

捐还是不捐？！

人体两个肾，一旦少了一个，另一个肾就会承担更多的负荷，更容易疲劳。

果然，亲戚们没人愿意。

我妈在病房里一个劲儿的抱怨，说谁谁当年受过我们家的恩惠，谁谁的工作是我爸给找的，谁谁问我们家借过钱，现在这点忙都不愿意帮……

我给我妈说，「帮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，再说了，这叫一点忙吗？」，我妈听不进去。

5

住院一周后，我回公司上班。

一是我需要赚钱，不能坐吃山空；

二是我一周只需要做一次透析，不需要长期住院。

我们公司是当地最大的广告公司，一共有 20 多个员工，我是主设计师之一。

上班那天，我刚坐到座位上，负责人事的张姐递给我一个厚实的信封：「廖静，这是同事们的一点心意，钱不多，你收着。」

我当下感动得哭了。

然而，感动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因为我肉眼可见的被孤立了。

肾衰竭虽然是重病，但不是传染病，同事们看着我，却仿佛看着个传染源。

从前一起吃饭，现在一个个提前溜出办公室，悄无声息，生怕被我叫住；开会的时候会偷偷挪凳子，离我远远的；更明显的是，不得不和我说话的时候，他们会假装揉鼻子，把口鼻捂着……

我专门解释：我这是肾病，不传染。

同事们笑着说「知道」，还叫我「别想多了」。

然后，该躲还是躲。

我明白他们在怕什么，他们怕所谓的「病气」渡到他们身上。

我不是那种强人所难的人，一次两次后，我戴上口罩，主动离他们远远的，任何工作上的交流都尽量在网上说。

兼职的工作也辞了，不敢再熬夜。

我用尽量多的时间陪伴家人，偶尔有闲暇，不是查找肾衰竭方面的资料，就是看设计方面的学习资料。

我在刚参加工作时就明白一个道理：

「无论做什么工作，都要做到在单位无可替代！」

我现在有病在身，更要精于业务，否则，一点小差错都可能被辞退。

只可惜，理想是丰满的，现实残酷得要命。

一个月后，负责人事的张姐再次找我，她说得很委婉，很有艺术：

「廖静，你现在生病期间，每天上下班实在辛苦，偶尔还要加班。我和老板商量了一下，建议你以后就不坐班了，在家里办公，时间相对自由，每个月按时交稿就行，工资一分钱不少你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」

我能觉得怎么样，我说：「张姐，你放心，我能行！」

我很清楚，一旦回家办公，事情就会越来越少，彻底沦为边缘人。到时候离被辞退就不远了，我想再争取一下。

然而，张姐一副「不劝到我回家誓不罢休」的模样，说了将近一个小时。

我最终收拾好办公桌，抱着一箱私人用品走了。

6

不愿意查匹配度的亲戚们，有的离我们远远的，生怕被我妈抓住一顿哀求，有的心里过意不去，在网上帮我查资料，想办法。

「静儿，要不我们去黑市买一个肾？」

「我查了下，一般 15-20 万能搞定，在医院排队的话，2-3 年都不一定能排到。」

我承认，我心动了。

每年做透析也不便宜，关键是，据说换肾后，现在这些「全身浮肿、乏力」的症状就没了，理论上可以一劳永逸，我可以重新生活。

只要有渠道，我愿意砸 20 万下去，活着才有希望，才有未来，才能赚钱！才能看到囡囡长大……

但是——

买卖器官是犯法的。

更重要的是——

「黑市买到的肾不一定匹配，正规医院也不会给移植这样的肾，小作坊卫生条件差，一旦进去，等同于送命！」

我和表姐商量了很久，最后还真想到了一个办法！

绝对合法合规！

但是有悖道德。

肾源少不是我国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，全球都面临这个问题：

一是器官捐赠普及得少；二是很多人接受不了「死无全尸」；三是「无偿」。

我和表姐的方案是：

找肾脏完好的绝症病人，和我的肾做匹配，如果能匹配上，就登记结婚，由他指定我做受赠人，等他死后，再把他的肾移植到我身上。

如果手术成功，我一次性给他的家人付一笔费用。

至于为什么要结婚？

因为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有规定，非血缘和家庭关系的活体器官供应，不能进行。

我们最初把路走偏了，竟跑到 ICU 外找患者的家人谈，每次都被人轰走，后来便换到网上。

我一口气加了 8 个绝症病人的病友群，除了本市，还有周边几个市县。

几个群都不太活跃。

每天除了「加油」之类的例行鼓励，就是转发的养生之道，各种绝症的注意事项。

我潜水一天后，直接抛出「征婚启事」。

「本人，女，34 岁，肾衰竭晚期患者，离异多年，欲寻一肾功能完好的绝症男性做伴侣，有意者私聊。」

也许是「肾功能完好」太容易引人遐想，一记征婚启事出后，群里像一滴水溅入沸油，消息瞬间就是十多条。

有人说我都肾衰竭晚期了，还想着男女间那点事儿；有人提醒说群里都是绝症患者，就算肾功能好，体力也不会好，若真为了享受，不如去鸭店……

十多分钟后，有人反应过来，在群里呼吁：

「大家别上当！她肾衰竭晚期，想找个肾功能完好的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大家好好想想。」

群里静寂了几分钟。

群主专门艾特了我：「妹子，你这样不厚道。大家都是病友，建群是为了互相鼓励活下去。你昨天才进的群，是为了骗别人的肾，给自己换肾吧？」

我寻思着怎么回复，怎么说得好听。

群里已经义愤填膺。

有人吼着「自私鬼！」「骗子！」「说不定是倒卖肾脏的，群主快报警」，有人叫我「报告单晒一下」「不敢说话了吧？」；更多人叫着「骗子滚出去」「滚」…

我生怕真被踢出去，这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忙「啪」的把报告单发出去，只马赛克了名字。

「我不是骗子。」我说，「我有个 8 岁的女儿，我一个人养家，我不能死。孩子爸和其他女人结婚生了儿子，根本不管女儿。」

「我确实想要个肾，排队不知道要排多久，黑市的不敢买。」我说。

「那你也不能打我们的主意！」有人说，「我们已经快死了，若再少个肾，不是马上就要见阎王吗？」

「活体捐赠不是非得在活着的时候取，而是在心脏停止后。」我避讳了「死」这个字，「我知道这样看起来不道德，但是，一切都可以商量，可以想办法你帮帮我，我帮帮你。」

「你这不是在咒人死吗？你打算出多少钱？」有人问得直接。

「我没有咒谁死，有意者私聊吧！毕竟很多人接受不了，打扰大家了，抱歉。」我说着把状态改成「离线」。

绝症病人的病友群是通的。

「征婚启事」发了 8 个群，引起热议 2 个群，其他群看起来一潭死水，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申请加我为好友的，远不止那 2 个群的人。

有人上来直接开价：8 万，10 万，20 万……

报价最高那个，上来就是「一口价 40 万，先打钱。等我死了，别说一个肾，两个肾都是你的。」

当然，这种人是极个别，更多的是要求我先付一笔定金，「5000-2 万」不等，然后才去医院做肾脏配型检查。

说实话，我要有上千万，或者大几百万的资产，这样的定金付了也就付了，但是我没有。我一个「一分钱恨不得扳成两半」的人，光配型检查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血型检查、淋巴细胞毒试验检查、人体白细胞抗原系统和选择性进行群体反应性抗体检查……

我能够支付的只有检查费用和他们来回打车的费用。

半年，到医院和我做配对的一共有 11 个人，我车费花了不少，检查费更是很大一笔，还有请吃饭的钱。

人家大老远赶来，又是花时间，又是做检查，总要请人吃顿饭吧！

然而，无一匹配。

一是他们年龄相对大，二是疾病缠身，身体机能早已是强弩之末。

我三天两头算家里还剩多少钱，以前身体好的时候，每个月都有结余，现在是每个月都在往外掏。

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别到时候肾源没等到，做手术的钱耗光了。」

爸妈和表姐都劝我不要放弃，找肾源这事儿，本来就是以小博大。

我依旧和有意配对的人联系，只不过接下来，我的侥幸心理小了很多，我问得更详细，在年龄这一项就筛掉了很多人。

半年后，李佳明出现了。

这时的我，已经由一周一次透析，变成一周两次。

7

那是一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。

大学生，在本市一个二本的学校，还没毕业，冠心病导致心肌损伤。

山区出来的，父母养他上学不容易，家里还有个弟弟。

「我这个病没得治了，除非做搭桥手术，家里根本拿不出那个钱。水滴筹也试过了，只筹了一点。」

「姐，我不求其他，如果我的肾您能用，我也不要您的钱，您帮我把我弟供出来吧！让他考个好大学。」

从我主动找肾源开始，这是第一个用「您」这个称谓的，其他人都是高高在上的施舍的姿势。

我们约定了身体检查的时间。

那天，我在医院大门口等他，打量着来来往往的孩子。

是的，是孩子。

我 30 好几的人了，在我看来，他们 20 出头风华正茂的大学生，都是孩子。

「请问，您是廖姐吗？」

李佳明站在我面前时，我有点意外，因为他实在不像个病人，皮肤没有我想象中黑，嘴唇没有我想象中白，背脊笔直，背了个双肩包。

我「嗯」了一声，不确定的问：「你是小李？」

我故意没把名字说全。

「是，我是佳明。」小伙子嘿嘿一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之前来做肾源配对的，不乏牙齿上有厚厚一层的牙垢，我对李佳明的印象再好了几分。

整整半天的检查，李佳明非但没露出半点疲态，反而很照顾我，时不时扶着我叫我坐下休息。
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无数次偷偷求佛祖保佑，希望匹配。

年轻的身体，肾脏应该也更健康。

检查完后，我照例「一起吃顿饭」？李佳明表情得意，从包里取出面包，咬一口下去，晃了晃：「姐，我有预感，我的肾你能用！」

「能不能用也得吃饭，中午是正餐。」我没见过自己带面包的，「走，请你吃个好的！」

我所谓的「好的」，其实也就是 2 个人吃 100 块左右。

李佳明摇头说不了，「咱们的这种病，就是个无底洞，能省一点就省一点」，「再说，如果真匹配上了，我现在少吃一口，我弟不以后就能多吃一口吗？」

他笑着，眼神很干净。

他说的是他弟，我却想到我女儿。

哥哥对弟弟如此，母亲对孩子如此，唯独……孩子她爸。

我一想到我那个前夫，心头就是一口血。

从我生病到现在，一年多了，他就看过孩子两次，还是恰巧出差。第一次给孩子拿了 400 元，第二次拿了 600 元。

那天中午，李佳明啃着面包，我吃了一碗面条。

8

也不知是我的祈祷打动了佛祖，还是李佳明的预感太准，所有检查报告出来后，结论都指向两个字——

匹配。

我打电话把消息告诉李佳明，他迟疑了一下：「太好了！」

他说着好，也努力在笑，可语气中的言不由衷依然那么明显。

我能理解，毕竟是自己身上的一部分，如今变成交换的条件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一旦交换成功，意味着他已经死了。

我沉默了，脑海里反复一个念头：你要是后悔，现在还来得及……

但我不敢说。

我怕我一开口，火星就变成燎原的火焰，我需要他的肾。虽然他现在活蹦乱跳，却是我的保险绳！

如果排不到医院的肾，至少还有他的肾。

我心下忐忑，等待他的答案，也等待他的宣判。

没想的是，李佳明比我想象中敏感，也比我想象中脆弱，我的沉默让他慌了，他在电话那头慌张的叫着：

「姐！姐！我没有不愿意。你放心，我这个病拖不了多久的，我没钱做手术，说不定下次病发，人就没了！」

我听到「人就没了」四个字，心情一下沉重起来，什么叫「感同身受」，没有一刻比那一刻更清晰。

「我们找个时间再详细聊一下吧！」我说，「等你空，我过来找你。」

自从检查出肾衰竭，我每天严格控制饮食，少吃盐，少吃肉，少喝水，体重一减再减，原来 100 好几的我，现在只有 80 多斤。

这人啊，一旦不再年轻，体重再一减，就特别显老。

去学校那天，我还特地打扮了一下，然后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找了个角落，小口小口抿着蜂蜜柚子茶。

这些从前习以为常的东西，特别是咖啡，现在全部变成奢侈。

李佳明坐到我对面的时候，脸上怯意还未全部褪去，服务员跟在他后面，把菜单送上。他战战兢兢翻完菜单，目光落在我的蜂蜜柚子茶上，对服务员说了句「和她一样」。

服务员收起菜单离开，他这才偷偷吁了口气，再打量周围，小声对我说：「这地方，我没来过……刚看了下价格，好贵！一杯水抵我一顿饭钱。」

我忍不住笑。

这是孩子的模样，山村里长大的孩子总比城里的孩子多几分淳朴。

服务员很快把水送来，我们开始正题。

很多内容之前在网上已经聊过，现在不过再落实一次。

比如——

换肾之前，我不需要给李佳明支付任何费用；

如果肾源能用，且移植成功，他弟弟从换肾日到大学毕业的学费由我承担，如果肾源不能用，弟弟的学业与我无关；

弟弟今年 13 岁，读初中一年级。

初中阶段，因为是九年义务教育，我只需要支付学校伙食费。高中依旧读公立，我支付学校学费和伙食费。等到了大学，我给支付学费和每个月 800 元生活费。

这年头，800 元的生活费岂止是不高，简直是不够用。

李佳明说：「剩下的，让他自己想办法赚，学校里有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，再说，姐也有孩子，不能把钱花在他一个人的身上。咱家虽然穷，但也不是跼骨之蛆。」

像我和李佳明的关系，一旦肾脏移植成功，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
这种关系，不挟恩图报，反而站在我立场想问题，实在难得。

当然，我也不会因为这份难得，这份感动，就脑袋发热的说，「你放心，无论多难，我一定把你弟供出来，再苦不能苦孩子」。

我算过价，若一年内，我能得到他的肾，他弟还有两年初中，三年高中，四年大学。

哪怕像他说的，我只需要支付最基础的费用，都得花 10 万+，和我在黑市买个肾差不多，只差别是，一个是一次性付款，一个是分期付款。

我也有家，有孩子，有父母，我一个人养家也不容易。

我报以微笑，然后问他：

「冒昧问一句，你弟的成绩怎么样？我听说，中考升学率一直在降，高考还有一道坎儿，若成绩不是太拔尖儿，我们要不要做第二套方案？」

「应该不用吧，他成绩可以，比我当年好多了！」李佳明笑着说，然后顿了下，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……」

「如果考不上高中，就读职高，姐还是只需要支付学校的学费和生活费。只不过毕业后，刚工作那三个月，需要姐大力支持下，毕竟租房之类的，都需要费用。」

我也是经历过大学毕业找工作的人，觉得他这个要求正当极了。

「那是当然。」我笑着说。

我有我的小算盘，若读职高，费用比读大学少多了。

之后，我和他把条款整理出来，包括结婚事宜。他当着我的面儿，写了一份器官捐赠书。

他查过资料，知道我为何非要和他结婚。

因为指定受益人那不属于捐赠，而是属于移植。根据条例，移植只能是有血缘和家庭关系的亲属。

「对了，你家人知道这事吗？」我问。

「不知道。」李佳明很清楚我在想什么，「但是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能为自己做的决定负责。」

「你知道结婚需要什么吗？」既然家里不知道，户口本怎么办？难不成偷出来？

「户口本。」李佳明从包里拿出小棕本。

「我已经办好了，姐打电话说肾源匹配后，我马上去了趟派出所。我们是集体户，可以直接去学校管辖地的派出所办理。」

我对李佳明的周到叹为观止，除了点头，竟不知说什么好。

「我以前也不会想这么多。」李佳明自嘲一般，「后来得了这病，谁知道哪天走，就养成思前想后的习惯，恨不得一天把往后余生的事情全部做完……」

10

办结婚证那天，天气并不太好，天上飘着小雨。

我和李佳明在民政局大厅，排在长长的结婚队伍后面。

也许是因为年龄差异过大，也许是因为我身上病态太过明显，无数打量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。

这年头，老少配通常是老夫少妻，像我这样一个半老徐娘，配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显得格格不入。

包括办证的工作人员，三番四次把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欲言又止，似乎想问我想清楚没有，是否自愿？

我原有些不解，我和李佳明，难道不应该担心他被坏阿姨骗？

后来很快明白过来，他们以为李佳明和我结婚，是奔着遗产去的。

我们再三确定自愿后，工作人员看我的眼神，依旧藏着怜悯。

结婚证很快办好，照片上的我们看起来那样违和。

我这一年老得太快，和年轻人坐在一起，愈发明显，看起来像母亲和儿子。

「会不会觉得吃大亏？」我问，「结婚本来应该和心爱姑娘。」

「不会。」李佳明看着我，笑容灿烂，「对我而言，这已是最好的结局。」

我笑着点头。

那天中午，李佳明坚持请我吃饭，笑说怎么也是人生大事，要请老婆吃顿饭。

我没有拒绝，只在点菜的时候忍了下，两菜一汤两碗白米饭。

「姐，您这是给我省钱呢！」李佳明抢过菜单，说要加个菜。

「我吃不了！」我笑着说，「医生对我每天的摄盐量有规定，动物蛋白也不能多吃，肉是给你点的，青菜豆腐才是我的。」

李佳明本来好好的，忽然眼睛就红了，他狠狠揉了揉眼睛，拿起装茶水的玻璃杯，在我的杯子上碰了下，「咕噜咕噜」喝完。

我和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，那顿饭吃得异常沉默。

11

同样这件事，家里也小小庆祝了一番，所有人都很开心，仿佛我已经重生。

「所以，无论什么事，都要主动！」

现在就是等，等医院万一排到了匹配我的肾源，又或者李佳明忽然病发去世。

于我们家而言，他就是装着治疗我病良方的容器。

我心里有诸多感慨：

世界并不公平，李佳明家里但凡有钱一点，手术也就做了，万万不用等死，更不必用自己的肾换弟弟的学费。

12

结婚的事，我这边除了家里几个人，没人知道。

我相信李佳明那边也一样，不，他那边还不同，应该是除了他，没人知道。

我们在同一座城市，加上现在这层关系，平时联系也就多了起来，周末的时候，我会邀请他到家里吃顿便饭。

他每天的吃药量一点不比我少，也是一大把一大把吞。

那是个乖孩子，饭前会帮着摆碗筷，饭后会争着洗碗，还会帮我给女儿检查作业。

女儿叫他哥哥。

辈分挺乱，但是不要紧，也没人在意。

几次后，我给他收拾了一个客房：「以后就当这里是家吧，不想住学校的时候，就过来住。」

他没有拒绝，偶尔周末会来住一晚或两晚。

13

李佳明愿意陪小孩子玩，女儿很喜欢他。

自从他到了我们家，女儿有做不了的题，也不来烦我了，就「佳明哥哥」，「佳明哥哥」的叫。

我乐得清闲，李佳明陪孩子玩耍或学习的时候，我就抓紧时间工作。

这一年多，因为不曾懈怠，也因为有了更多时间学习，我的设计作品不但一点没退步，反而在审美情趣上提了一个档次不止。

之前可预见的「边缘化」没有发生，公司为了迁就我，视频会议没少开。我凭着作品，绩效考评的「S」也没少那拿。

就单份工作而言，收入没少，我真正少的是兼职那份，占总收入的 1/3。

只是开销太大，一年多来，一直是入不敷出的状态。

我对李佳明的感情很复杂：

一方面，他是我移动的肾，他的死是我的生，我希望他早点走到生命的尽头；另一方面，好好个孩子，正是花样年华，若就这么没了，挺可惜。

「姐，你家书可真多！」李佳明最眼馋的就是我家的书，我有一面墙的书，孩子还有一面墙的书。

「装点门面罢了，好多书都没看过。」我笑笑，说的是实话。

年轻时喜欢买书，对知识有极度渴求，每每逛书店就会买一大摞回家，可惜却静不下心来看，仿佛只要把书带回家，知识就自动进了大脑。

「你要想看，就自己拿。」我再补充了一句。

他的眼睛在发光，立即从书架上抽出《万历十五年》，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。

那是一本我买回家后，再也没翻过的书。

我给女儿递眼色，让她给李佳明拖了个懒人沙发过去，李佳明说了声「谢谢」，继续看书。

从午后到傍晚，他除了喝水上厕所，几乎没挪过位置。

14

因为他周末住在我家的缘故，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多。

有时在家里书架旁；有时在阳台上；有时在不远处的社区活动中心，两个人坐在台阶上，看着老年人跳广场舞……

大多数时候是他说，我听。

「兰兰真幸福！用书熏陶着长大的孩子。」

「姐，不怕您笑，我读书那会儿，我们学校图书馆里的书，还没你家里多。」

「我在我们学校是成绩最好的，我们那儿，能考上大学的都是尖子中的尖子！后来进了大学，才知道城里的学生和我们那儿的学生差异有多大……我只知道课本上的东西，课外的什么都不知道。」

「不过这两年，我们那儿好多了！我听我弟说，连小学都有图书馆了，很多是爱心人士捐的。」

「我叫他多读书，考试只是门槛，真正分水岭取决于人的见识，行不了万里路，至少要读万卷书……」

「姐，我看过您设计的作品，真好！」

「最初知道有人找肾时，我以为就是个贪生怕死的，后来认识您。您是好人，您让我周末住您家里，还让我看您的书，更重要的是，您让我学到很多……」

「我每次看到你认真工作，都会想起那句名言：『如果世界明天毁灭，我今天依然会种下我的苹果树』。」

「您这样的人，值得！」

……

我看着他，知道他说的「值得」是指值得活下去，也值得他的肾。

15

我的病一直在加重。

从最初的食欲不振、恶心、呕吐、消化不良，四肢浮肿，到后来运动量稍微大一点点，就会有心悸的感觉。

我数过脉搏，也咨询过医生，医生说，那是心律失常的表现，肾衰竭影响到心脏。

我担心我活不到我国肾衰竭患者的平均年份。

每每心悸，特别是夜里睡不安生的时候，就会无比希望李佳明早点死！

他怎么还不死？他明明已经把生的机会给了我，我也答应供他弟弟读完大学，他怎么还不死？！

他看起来比我健康多了！

我和他从办证到现在，我从来没见过他发病！他该不会是想耗到我死了后，霸占我的遗产吧？！

他是法定的丈夫，遗产的第一顺位人！

不！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！

16

「谋杀」的念头是什么时候起的……

我并不清楚，也许它一直在我的潜意识中，时不时会冒出来一下，然后被强大的道德观压下去。

直到——

有一天夜里，恰是周六，恰他住在我家。

我无缘无故心悸，那种一口气吸不上来的感觉，把人的求生意识逼到极点。

.....

我要他死！

只有他死了，我才有健康的肾！

只有肾健康了，这些伴生的疾病才会消散！

压在舌下的药一点点化掉，心脏渐渐恢复正常，我撑着坐起，打开卧室门，朝李佳明住的客房走去。

我和他都是病人，为了有个照应，也为了应付突发情况，我们约定过，睡觉不反锁房间。

门把手向右一旋，门就开了。

李佳明睡得很香。

我轻手轻脚走过去，脑海里一直盘算着怎么弄死他.....

掐死不行，脖子上会有淤青；重物砸死更不行，警察分分钟就能破案；最完美的是用枕头捂死，他呼吸不上来，刚好契合他有心脏病.....

不知不觉，我已走到床边，李佳明近在眼前。

我只需要拿起他做靠枕的枕头，往他口鼻上一按，然后……拼死不松手。

左手一点点往前移动。

从小到大，我连鸡都没杀过……

就在手指快触到靠枕时，我一个激灵，指尖换个方向，轻轻掖了下他的被角。

转身，再轻脚轻手走了出去。

那一个激灵，不是良心发现，也不是他醒了，而是我意识到，这事儿有破绽。

我若用枕头捂他，他一定会醒。

人在将死之时，求生之际，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气，那时，我未必是他的对手，甚至很可能在搏斗中，我被他杀死！

回到卧室后，刚才那事儿在我脑海里一次次过着，越想越不妥。

确实冲动了！冲动是魔鬼。

一个人要另一个人死，完全可以用其他方法：比如把他的速效救心丸换成维生素；比如制造意外，让他受到惊吓；再比如松动的书架，在他靠上去的那一瞬，「哐」的倒下……

我一宿没睡，光想还不够，还上网查了会儿……

第二天，我睡了个懒觉，醒来时看见李佳明在给我家孩子讲题，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打在他们的侧脸上。

年轻而美好。

我心里有愧疚，什么叫以怨报德？这就叫！

但愧疚并不能打消我心里的杀人之心。

他若不死，我就得死！

我的身体拖不了多久了，等医院排队的肾源根本不现实！

17

我紧锣密鼓的筹备着。

事实证明，谋杀不是件容易事，至少不像电视电影里演的那样容易。

家里书柜我根本不敢动，万一小孩子不小心把柜子弄倒了，这几年的养娃公号里，不时能看见柜子压死孩子的报道。

惊吓怎么弄？

要放到十多年前，家家户户看 DVD，我还能在光碟机里，DVD 盒子里放一张开头就惊悚的片子，可这年头，电视是网络电视，手机用视频 APP，但凡和惊悚有关，海报比正剧更吓人。

要不，骗他去鬼屋？又或者去游乐场坐大摆锤？

不，这些都太过明显，根本无从下手！

至于换药，听起来简单，真的要到了「换」的过程才知有多难。

首先，药片不光形状大小厚薄要一致，还有上面刻的药名，至少要差不多，晃一眼看不出来，否则，药盖一打开，当事人不经意往里面看一眼就知道了；

其次，味道和融化度要差不多，绝对不能让当事人把药丸往口中一丢，瞬间发现药丸有误。

我反复思考过，这事儿若不想留有痕迹，只能换一颗药。

多一颗，就等于多一枚定时炸弹，警察打开药瓶就能发现。

为了这事儿，我把药店里能买的药几乎都买了一次……

无一符合要求。

我琢磨着，在网上买了最细的砂纸，打算手工为他磨一颗。

然而，我做梦也没想到，变故很快发生——

18

宋峰来了。

宋峰就是我那个前夫。

从我生病到现在，他除了最初拿了 2 万，就是后来看过两次孩子，一共拿了 1000。（当然，生活费还是在给，一个月 1000。）

这次他来，没有任何预兆。

周日早上，我还在洗漱，只听「砰砰砰砰」一阵敲门声。

「兰兰，问问是谁再开……」

我含着牙膏泡沫，一句话没说完，只听敲门声已经停了，门锁打开的声音分外明显。

我忙跨步走出卫生间，就见宋峰和李佳明对峙着站在门口，面面相觑，宋峰看我一眼。

确切的说，是打量我一眼，从上到下。

我穿着家居服，粉红色的珊瑚绒长袖长裤。

「爸爸！」

女儿站在餐桌旁，踟蹰着，一副想过去，又不敢过去的模样。宋峰冷笑一声，朝女儿斜一眼，伸手，一把把李佳明推开。

「听说你结婚了，找了个小老公，我特地过来看看！」

宋峰朝我走来，下巴丑陋的勾起，笑着露出一口烟牙，讽刺道，

「能耐了啊？病成这副德行，半截身体在土里的人，居然还有人要！」

重病的人，最怕就是别人说死，我握着牙刷的手抓得更紧，愤怒的看着他：

「关你屁事！」

对于这个男人，我早在当年他三番四次偷吃，还死不悔改时，就已经失去所有耐心。

如今，他比从前更惹人厌！

特别那句「半截身体在土里的人」，要不是孩子在这里，我真恨不得冲上去，撕烂他的嘴！

「宋峰，你我离婚时，我就说过，看女儿可以，欢迎，提前说，你现在一声招呼不打，忽然闯到我家，算什么？」

我皱着眉，忍着怒火，口腔里尽是牙膏泡沫，说话不太清楚。

「不算什么，就来看看！好奇！」

宋峰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一边眉毛挑起，斜着眼睛看向女儿，「哎，闺女，你把那个男的叫什么？小爸爸吗，哈哈哈哈哈哈！」

宋峰狂笑，然后转过来看我：「你就不怕等你死了……」

他的话没说完，只见李佳明赤红着脸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挥拳，直朝宋峰鼻梁打去。

宋峰没料到李佳明会来这么一下，躲闪不及，结结实实挨了一拳，鼻血瞬间飙出来。

他抹一把口鼻，反手一拳，直朝李佳明心窝子招呼。

李佳明病在心脏，加上之前那一拳已经竭尽全力，这会儿一记下去，整个人蜷起来，蹲在地上，脸色以肉眼可见速度苍白下去，一只手朝心脏位置按去。

宋峰怎么肯罢休，他的鼻血还在继续，整个人像条疯狗，抬腿就要朝李佳明踢去！

我脑海里那些曾经反反复复出现的「要李佳明死」的念头在这一刻没有出来，有的，只是空白。

「宋峰！你给我住手！他有心脏病！」我尖叫，朝宋峰扑去，一把把宋峰推开。

旁边，李佳明由蹲变坐，他浑身哆嗦着，另一只手朝上衣口袋摸去。

那是他装速效救心丸的地方。

我忙冲过去，从他口袋摸出药瓶，毫不犹豫倒了一颗，再紧接着……

我犹豫了：用他死，换我活？

没有千回百转，仅仅是一个瞬息，我看见他眼中的光，熄了。

我最终一狠心，把药丸喂进他嘴里。

药效的发挥需要时间。

李佳明靠在我怀里，他仰着头，闭着眼睛，张着嘴巴，像离开水面的鱼，仿佛每一口空气吸入肺里，都需要耗尽全身力气。

宋峰愣愣地待在旁边，身体朝后退了退，靠在墙上。

他应该做梦也没想到，会看见这么一副场景，有些意外，但更多是幸灾乐祸：「哈，居然也是个病秧子？！」

我没理他，只一边给李佳明顺气，一边拨打 120 电话。

「喂，急救中心吗？我这里有人心脏病发了，地址是……」

我的话没说完，李佳明的手已经捂住我手机话筒。

我朝他看。

他的眼睛依然闭着，嘴唇苍白着，说话有气无力：「别叫救护车，贵……我休息会儿就好……」

这是我认识他以来，第一次看他发病。

我一只手掰开他的手，飞快把余下的地址说完。

.....

救护车来了。

医生把李佳明抬上担架，我和女儿跟着上了救护车，坐在李佳明担架对面。

宋峰是现场唯一一个身强力壮的男性，当医生看向他时，他捏着手机，摆摆手，后退了几步：「我还有事，我就不去了……和他们不熟……」

女儿大喊一声「爸爸」，宋峰依然在退。

救护车的门缓缓关上。

我这辈子，从认识宋峰到现在，仰仗他的时候少，失望的时候多。

我的手忽然被人握住，指尖冰凉，是担架上的李佳明。

我的双眼有些潮。

19

像我和李佳明得的这些慢性病，除了做手术，根本没有特殊疗法。

输液，吃药，做各项检查……

费用像流水一样哗哗哗。

李佳明一个大学生，哪有什么钱，用的还不是我的钱。

「姐，你不该救我的。」

李佳明脸色依旧苍白，他斜靠在床头，看着旁边正在削梨的我。

他说的是药片的事。

「我要不救你，难道看着你死？」

我没好气的说，心里要说没一点后悔，那不可能。

之前那种情形，我完全可以见死不救，等他一口气喘不上来，等他晕厥，再延迟叫救护车，最好救护车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没救了。

李佳明看着我笑，纯净的眼神中有许多柔和：「姐，我死了，你就能活。」

这话说得像情话一般。

我别过脸，久违的，心有点乱。

我把削好的梨一分为二，一半递给李佳明，一半递给女儿。

廖静，你都在想些什么？

为了缓解尴尬，我起身，朝卫生间走去。

「姐，我想出院。」李佳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
我没理他。

他继续：「医院太贵了……你的钱是救命钱，给你做手术的！没必要花在我身上……今天一天，得花了上千吧！」

我心里烦，什么上千，光救护车就好几百！预付款还交了3000，我咬牙交的。

「我这个病，除了做手术，根本治不好，住在医院就是耗钱，没什么用……我应该回去的……兰兰以后也需要钱……她现在还小，学费，培训费，还有买衣服买玩具……」

李佳明像唐僧转世，絮絮叨叨个没完，

「姐，我真没啥，已经不痛了，你让我出院吧……我没医保，住院费一分钱都没法报销，我不能花你的钱……再说……」

他犹豫了一下：「我要那啥了，那不正好吗？」

我知道他要说什么。

他要死了，他的肾不正好给我用吗？

我一天内无数次在做好人和做坏人之间徘徊，听他这么说，更是烦不胜烦，猛地转身，厉声：

「胡说什么？！你的命也是命！既然住进来了，就好好配合治疗检查！」

他眼圈发红，看着我，忽然拉起被单，盖在头上。

被单下面是轻微的颤抖。

20

生命不可承受之重。

我在刚检查出肾衰竭的时候承受过一次，这次是第二次。

李佳明的病情没有他想象，或者说没有他表现出来那么轻松，本来就有病的心脏，加上外力袭击，根本是伤上加伤，医生建议他尽快做手术，且给我说了几次。

可他哪有钱做手术？

他一个山区出来的孩子，之前就算有勤工俭学，赚的钱也都看病了，他所有活的希望都在我。

我左右摇摆。

想他死是一回事，看着他死又是另一回事。

我给宋峰打电话，人是他打的，他好歹出一点医药费。李佳明虽然有病，但若不是他，李佳明不会现在住进医院。

宋峰在电话那头冷笑：

「你凭什么问我要医药费？那个小男人是你什么人？廖静儿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离婚后能不能嫁人？你带着孩子，凭什么嫁人？！」

「我 TM 没找你理论，你还敢问我要医药费！」……

我当场就被噎住了。

活了这么多年，我和他离婚了这么多年，他那自私自利的神逻辑一点没变！

当年离婚，明明是他偷吃，还把对方肚子搞大了，他居然在协议书上写了句：女方这辈子不许再嫁！

还是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给他讲：

这样既不合理，也不合法，是典型的剥夺他人人生权利，写这样一句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，他这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划掉。

回到病房，李佳明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不该有的心痛。

「姐，算了……」

「别找他了，你这个身体，不能气的……你明天又该做透析了，我陪你去。」

「姐，你是好人。姐，如果我早几年认识你就好了……」

我笑了笑，走过去给他掖被子：「好了，别想那么多，你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工作，争取今天把设计稿交了。」

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直勾勾看着我。

我是正常女人，某一刹那，心跳会快，但我和他……说白了，两个垂死之人……

别说未来了，有没有明天都不知道。

更何况，从第一次看见他，他在我心里就只是孩子！

我敛住神情，目光落在他抓住我的手上，他果然慌乱起来，忙着放开我的手：

「对不起，姐！……我，我就是觉得你太瘦了，别太操劳……你也要多休息。」

我妈赶到医院，恰看见这一幕。

她的脸色当场就变了，把保温桶「砰」的往床头柜一放，火急火燎把我拉出病房，脸色是前所未有的严肃，问题像倒豆子似的——

「你和李佳明怎么回事？刚他给你说什么了？他是不是要你拿钱救他？」

「我给你讲，你和他的关系，就是简简单单的利益关系！他给你肾，你给他养弟弟！」

「你从小耳根子软，别在这时候动不该有的同情心！」

「还有，他多大年纪，你多大年纪？现在的年轻人，年纪不大，心思比我一个老人家还深！别看他现在对你好，心里怎么想的，只有他知道！」

「他那个病，我们救不起！廖静，你要牢牢记住，他要不死，你就得死！」……

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！

我知道他若活着，我就没有新鲜的，健康的，匹配的肾，我会死！

我知道他没有医保，在医院花的每一分钱，都得从我的钱包里掏！

我还知道他的学校不是很好，像他这样的大学生，每年毕业季一到，一抓一大把！

工作不好找，薪水也不是很高，三五年不一定能达到我的薪资水平。

如果我死了，他会不会照顾兰兰还是两说……

但是，他年轻。

每当我看见阳光从窗外洒进，落在他年轻的脸庞上，放弃的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
世界以痛吻我，我报之以歌。

我靠在卫生间墙上，眼泪肆意蔓延，行至悬崖尽头的绝望，向前是死，后退也是死。

第二天，李佳明陪我做肾透析的时候，宋峰来了。

他是被我妈叫来的。

在我妈心里，宋峰无论做过什么，做错过什么，都是她女婿，是兰兰的父亲，是比李佳明亲太多的亲人。

「廖静，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！」宋峰压低声音，嫌弃地看李佳明两眼，「这个小男人怎么还在这儿？你该不会真想老牛吃嫩草吧？」

我一肚子是气。

我和李佳明，从法律上讲，确实是夫妻，也确实是老牛吃嫩草，可我们也就一纸结婚证，什么也没做过！

旁边其他透析患者，原本百无聊赖，听到八卦，一瞬间精神都好了，他们看着我，看得我毛骨悚然。

「你来做什么？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！」

我皱着眉，本想起身把他赶走，可全身上下的血液还在过滤，不断从血管里流出流进，只能冷冷地：

「你如果不是来赔偿医药费的，麻烦请你离开！」

「我还就不走了！」

宋峰从旁边拎起个椅子，「砰」的放到我面前，椅背朝前，双腿跨坐，双手叠在椅背上，上上下下审视我，用那种万分瞧不

起的语气。

「你瞧瞧你，离开我之后，老成什么样了？还不到 40，看起来有 50 了！就这幅模样，你以为还会有男人喜欢？还是个小奶狗！」

说这话时，他朝站在一旁的李佳明看一眼，轻蔑的。

「收起你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！」他的声音更小，「那个男人，该死就让他去死！他死了，你才能活！别把自己想得像救世主，你和他，就是个利益关系！兰兰还要你养！」

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有儿子了！我不会再要个女儿！你如果死了，兰兰只能跟着你妈！你妈什么水平？那些你以为很有用的培训班，以后一个也没了！」

女儿是我的死穴。

我所有的洪荒之怒，在听到女儿时，完完全全压了下来。

宋峰还在说，巴拉巴拉……

「这个男人骗你而已」，「你有点脑子」，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配吗？」「你想清楚，他要的不是你的钱，是你的命！」

我脑子里一片「嗡嗡」，等我回过神来，透析差不多快做完了，宋峰和李佳明都不见了。

「刚那两个男人呢？」我问周围的人。

「走了。」病友说，「你前夫刚走，小的就追出去了。」

一股不祥的预感笼在心头，我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，忙叫来护士，把余下的血液输进血管，跌跌撞撞冲了出去。

22

地下停车场那一幕，我这辈子也忘不了——

两个男人先是推推嚷嚷：

「混蛋！你还敢下来，还敢跟老子横！你穿老子的破鞋，老子没找你算账就不错了！」

「你才是混蛋！廖姐是好人！你老婆孩子不管，在外面鬼混！」「她凭什么不能和我结婚？她吃你大米了？她生病的时候你在哪里？」「她现在缺肾，有本事你切块肾给她！」「我没骗她钱，我也想早点死！」……

李佳明也就是吼得凶，他那个身体，无论是体质还是气势，在宋峰面前就是弱鸡，根本没有「横」的本钱。

战局开始得快，结束得更快。

男人打起架来，根本没有理智可言。

「砰！」

23

李佳明被送进了急救室。

警察在医院过道上给宋峰录口供，小区地下停车场的监控视频也调出来了。

「宋峰！」女人的声音传来，每个字都透着气急败坏。

女儿已经放学，我搂着她，坐在急救室外的塑料椅上。

我的下巴靠在她的肩上，心跳很快，胃部一阵阵痉挛，想吐，脑袋更是晕眩得厉害。

「妈妈，佳明哥会不会死？我好怕！」女儿抱着我的腰，拖着哭腔。

「你这个龟儿子，说得好听，带我们出来耍，结果看你前妻来了嗦？！离婚这么久了，咋个还连起连起的，要不要点脸嘛？」女人说着方言，声音高昂，特别是后面那句话。

我没有转头，能想象女人后面一句肯定是朝着我说的。

周围好多人对她说：「小声点！这里是医院。」

「呸！」女人吐了口唾沫。

「妈妈，那个阿姨好凶！我有点怕！」女儿的小脑袋在我怀里蹭。

我没有力气说话，注意力从宋峰老婆身上转回来，在女儿背上拍了拍。

宋峰两口子怎么闹与我无关，我有限的精力只够思考一件事：

李佳明进急诊室了，待会儿若医生问我，必须做手术，做还是不做？我怎么回答？

他和我不同，他没有医保。

花费的每一分钱，都得真金白银掏出来，我若救他，动用的就是重疾赔给我的 30 万！

那部分钱，我原计划是：

若能找到肾源，一部分做我的手术费用，剩下的，撑我们全家一年生活费；若我死了，就是留给女儿读书的钱！

「兰兰，你是不是很喜欢佳明哥哥？」我的声音很小，周围吵吵嚷嚷。

如果救他，我大概率就没有肾了，就我现在的身体，苟延残喘一下，也就是两三年的事。他如果能活，会帮我照顾兰兰吗？

一个认识不到一年的人，值得信任吗？

「喜欢。」女儿回答。

我心头天平再移动一点，我一个 30 多岁的人，如果把生的机会给 20 多岁的年轻人，是不是更值得？

我脑海里浮现出李佳明微笑的样子，抹眼泪样子，抓住我手的样子，给女儿讲题的样子……

「但我更喜欢妈妈！」女儿似乎察觉到什么，飞快补充了一句，把我抱得更紧，「呜呜，妈妈，你说过，你会打败大怪兽的！我和姥爷姥姥都在等你打败大怪兽！」

女儿的话一下把我拉回现实。

我一个激灵，还没来得及重新思考，一股大力直接把女儿扯走，我抬头，晕眩更重，只见宋峰的老婆在我上方，鲜艳的嘴唇，扭曲的面孔。

她一只手按在我的肩上，另一只手老鹰捉小鸡似的按在女儿肩上。

「放手……」

记忆中，这是我说的最后两个字。

之后——

「晕了晕了！」

「喂，你不要碰瓷啊！我只挨了你一下！」

「妈妈！妈妈！」

「快！快让一下！」

……

世界陷入黑暗。

22

.....

当我再次醒来，我已经移植了李佳明的肾。

我活了，他走了。

我听医生说，李佳明在手术台上说的唯一一句话：若他死了，一定要把他的肾给我。

我现在装着他的肾活着。

他的弟弟被我接到城里，户口挂在我家，就近读公立初中，周末回家，住在李佳明住过的客房里。

在这间客房，我曾经收拾东西时，找到了一封李佳明留给我的信，宋峰来之前写的。

姐：

当您收到这封信，我应该已经死了，希望您移植手术成功。

最初接近您，我其实有很多打算，供弟弟上学是最后一个目的，我的第一目的是，和您培养出感情，姐弟也好，其他也罢，然后借由这份感情，让您出我做手术的钱。

生活在大城市的人，咬咬牙，钱就出来了。

后来，您让我住到家里，把我视为家人，我真正感受到了温暖，特别上周末的晚上，半夜来给我盖被子，像小时候，我的妈妈一样。

我不知这样的事情从前发生过多少次，我 TM 就是个禽兽！

我昨天给您前夫发了个短信，给他看了我们的结婚证照片，按照您之前对他的描述，他一定会来！

到时候，我会激怒他，我大概率会病发……然后，肾移植给您。

您会活下来，您记得问前夫要赔偿。

兰兰和我弟读书，都需要钱。

以后就辛苦你了！

李佳明

（全文完）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